

增補宋元學案

冊
六

卷一百一十五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弟祖儉

子喬年

大器從子

從子康年

紫微玉孫

從子延年

羊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山芮氏門人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元武夷橫浦

張渭 別見慈湖學案

再傳二程

從弟祖泰

陽靖翁

葉邽

安靖三傳

樓昉

橫渠百氏源清

葛洪

高平廬五傳

喬行簡 並為麗澤諸儒學案

西平傳

趙焯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為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燾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姓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李大

宋濂

別見北山學案

案

王禕

別見滄洲學案

並呂學續傳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劉靖之

並為清江學案

劉清之

別為邱劉諸儒學案

邱密

郭良臣

並東萊同調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子江

從子

溥

朱熹

並東萊同調

子

溥

王

並為清江學案

宋

並為清江學案

大

並為清江學案

十

並為清江學案

十

並為清江學案

東

並為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

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閒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文獻之所傳

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

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鬪狠順而不止必

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卽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孚只爲非在道以明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閒而人心多泯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

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

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樅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

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以

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燬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閒豈可不知天地閒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閒者便有感

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周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宵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

釋氏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尙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淳厚篤實爲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自害耳以上論語說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

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游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父子之閒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草芥寇讎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爲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啓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楊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